

古今圖書集成

中国学术类编

学行典
上
(二)

也。雖而言秉者渾然一理，具於吾心，不可移奪。若秉執然，爲其有此，故於美德無不知好之者。仁義忠孝，所謂美德也。人無賢愚，莫不好之也。黃軒、赫氏曰：天命所賦，謂之則。人性所稟，謂之秉。存於心而有所得者，謂之德。其實一而已矣。孔子又加一必字於有則之上，加一故字於好是之上，其旨愈明矣。孟子舉此詩，蓋謂秉彝好德心之所好，處即是性之發動處。就性初發動處指出，以示人方見得性之本善。定字陳氏曰：天之生人氣以成形，理亦賦焉。氣之成形者，物也。理之成性者，則也。自性之確然有定者，言之謂之則。自性之秩然有常者，言之謂之秉。自其行道而得此性理於心者，言之謂之德。好以情言也。惟其有此，則是以秉此彝，惟其性秉此彝，是以情好此德。情之所發好善如此，則性之本善可知矣。此言賦受性情至精至微之理，三百篇第一義也。

子華子

大道

子華子曰：人之性，其猶水然。水之源本甚潔，而無有泉穢，其所以湛之者，久則不能以無易也。易而不能反，其本初則還復疑於自性者矣。是故方圓曲折湛於所遇，而形易矣。青黃赤白湛於所受，而色易矣。舛訇淙射湛於所聞，而響易矣。澗洑激滂湛於其所，以客而應易矣。鹹淡芳臭湛於其所，以染而味易矣。凡此五易者，非水性也。而水之所以爲性者，則然矣。是故古之君子，慎其所以湛之。

淮南子

齊俗調

原人之性，無穢而不得清明者，物或壞之也。堯氏嬰翟嬰兒，生皆同聲及其長也，雖重衣狄，雖不能通其言，教俗殊也。今令三月嬰兒生而後國，則不能知其故俗。由此觀之，衣服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於外也。夫竹之性浮，沈以爲粟，東而投之，水則沈，失其體也。金之性沈，託之於舟，上則浮，勢有所支也。夫秦之質白，染之以涅，則黑；緣之性黃，染之以丹，則赤。人之性無邪，入湛於俗，則易易而忘本。合於若性，故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石穢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唯聖人能遺物而反己，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寤矣。夫性亦人之斗極也。有以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營營若隴西之遊，念雖愈沈，孔子謂顏回曰：吾服汝也忘，而汝服於我也。亦忘雖然，汝雖忘乎？吾猶有不忘者，存孔子知其本也。夫縱欲而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身則危，以治國則亂。以入軍則破，是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

楊龜山集

性

揚雄云：學所以修性，夫物有變壞，然後可修。性無變壞，豈可修乎？性不假修，故中庸曰：言率性尊德性。孟子曰：性善。性孔子曰：性盡性。

仲素問：橫渠云：氣質之性，如何？曰：人所資稟固有不同者。若論其本，則無不善。蓋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無不善。而人則受之以生，故也。然而善者，其常也。亦有時而惡矣。猶人之生也，氣得其和，則爲安樂人；及其有疾也，以氣不和，則反常矣。其常者，性也。此孟子

所以言性善也。橫渠說氣質之性，亦云：人之性有剛柔緩急，強弱昏明而已。非謂天地之性然也。今夫木清者，其常然也。至於汨濁，則沙泥混之矣。沙泥既去，其清者自若也。是故君子於氣質之性，必有以變之。其澄濁而未清之議歟。

橫渠言性，未成則善，惡混。臺臺而繼善者，斯爲善矣。惡盡去，則善因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伯思疑此。以問公曰：不知橫渠因何如此說？據此說，於易之文亦自不遇。却令伯思說，伯思言善與性皆當就人言。繼之爲說，如子繼父成，乃無所虧之名矣。若非人，即不能繼而成之。曰不獨指人言，萬物得陰陽而生，皆可言繼之善。亦有參般如乾之四德，有仁義禮智之不同。後人以配四時，若如四時則春固不可爲秋冬，固不可爲夏。其實皆善也。元者特善之長也。固出於道，故曰繼之者善性。則具足圓成本無虧欠。要成此道，除是性也。今或以萬物之性爲不足以成之，蓋不知萬物所以賦得偏者，自其氣稟之異，非性之偏也。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性，特貴於萬物耳。何常與物是兩般性。

二程子粹言

心性篇

子曰：告子言生之謂性，通人物而言之也。孟子道性善，極本原而語之也。生之謂性，其言是也。然人有人之性，物有物之性。牛有牛之性，馬有馬之性，而告子一之，則不可也。使孟子不申問告子，不嗣說，烏知告子之未知善？孟子子爲知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之可聞，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命在人，則謂

之性其用無窮則謂之神一而已矣 或問韓文公揚雄言性如何子曰其所言者才耳 韓侍郎曰凡人觀聽言動不免幻妄者蓋性之不善也子西之曰謂性之不善者則求一善性而易之可乎 君子處及天下後世而不止乎一身者窮理而不盡性也小人以一朝之忿會身之不善惟非其性之盡也 天人無二不必以合言性無內外不必以分語 王介甫曰因物之性而生之直內之數也成物之形而不可易方外之義也子曰信斯言也是物先有性然後神因而生之則可乎 不知性善不可以言學知性之善而以忠信爲本是曰先立乎其大者也 或問人性本明其有蔽何也子曰性無不善其偏蔽者由氣稟清濁之不齊也 德性云者言性可貴也性之德言性所有也 或問性之成形猶金之爲器歟子曰比之氣可也不可以比性 受于天之謂性稟于氣之謂才才有善否由氣稟有偏正也性則無不善能養其氣以復其正則才亦無不善矣 人性果惡耶則聖人何爲能反其性以至于斯也 人之性善惡受光于日佛氏言性猶置器曰下傾此于彼爾日固未嘗動也 不誠不莊而曰盡性者無之性之德無偏慢不免乎偏慢者未審知其性也 無妄天性也萬物各得其性一毫不加損矣

張子正蒙

誠明篇

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人異知不足以盡明所謂誠明者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別也義命合一存乎理仁知

合一存乎理動靜合一存乎神陰陽合一存乎道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仁人孝子所以事天誠身不過不已于仁孝而已故君子誠之爲貴誠有是物則有終有始僞實不有何終始之有故曰不誠無物自明誠由窮理而盡性也自誠明由盡性而窮理也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未如之何矣天能爲性人謀爲能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爲能而以人謀爲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盡性然後知生無所得則死無所喪未嘗無之謂體體之謂性天所性者通極于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極于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戕之者未之學也性通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內氣無內外假有形而言爾故思却人不可不知天盡其性然後能至于命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皆我分內兩天性在人正猶水性之在冰凝釋雖異爲物一也受光有大小昏明其照納不二也天良能本吾良能顧爲有所喪爾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者與性其總合兩也命其受有則也不極總之要則不至受之分盡性窮理而不可變乃吾則也天所自不能已者謂命不能無成者謂性雖然聖人猶不以所可憂而同其無憂者有相之道存乎我也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于飲食鼻舌于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未喪本焉爾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盡其性能盡人物之性至

于命者亦能至人物之命莫不性隨道命隨天我體物未嘗遺物體我知其不遺也至于命然後能成己成物不失其理以生爲性既不遺晝夜之道且人與物等故告子之妄不可不罷性于人無不善其善反不善反而已過天地之化不善反者也命于人無不正其順與不順而已行險以僥倖不順命者也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爲人之剛柔緩急有才與不仁之偏也天本參和不偏善其氣反之本而不偏則盡性而天矣性未成則善惡混故聖而繼善者斯爲善矣惡盡去則善因以成故曰善而已成之者性德不勝氣性命于氣德勝其氣性命于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修天而已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易簡理得而成位乎天地之中也所謂天理也者能悅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能使天下悅且通則天下必歸焉不歸焉者所乘所遇之不同如仲尼與繼世之君也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正謂天理昭然非氣稟當然非志意所與也必曰舜禹云者餘非乘勢則求焉者也利者爲神濫者爲物是故風富有象不遠于心心樂見聞不弘于性上却下愚有與性相遠既甚而不可變者也繼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思慮知識則喪其天矣君子所性與天地同流異行而已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左右也天理者時義而已君子敬人奉天理以示之而已其行己也述天理而時措之也樂樂道之

學乎和則可大樂則可久天地之性久大而已矣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屬勝則物欲行傾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不誠不莊可謂之盡性窮理乎性之德也末嘗偏且慢故知不免乎僞慢者未嘗知其性也勉而後誠莊非性也不勉而誠莊所謂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與生直理順則吉凶莫非正也不直其生非幸福于同則免難于苟也屈伸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難之偽也至誠則順理而利偽則不順理而害順性命之理則所謂吉凶莫非正也逆理則凶為自取吉其險幸也莫非命也順受其正順性命之理則得性命之正誠理窮欲人為之招也

朱子學的

天德

或問性朱子曰程子言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張子言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自古論性至程子方始明備 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者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者也 以理言之則無不全以氣質言之則不能無偏 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 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凡有聲色親象而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為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是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以能為也其至切而近者則心之為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

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大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大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外於己也進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於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違也是乃上帝所降之衷蓋民所秉之彝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夫子所謂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仁義之心程子所謂天理自然自有之中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邵子所謂道之形體者 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以仁愛以義慈以禮讓以智知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性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 心主乎身其所以為體者性也所以為用者情也是以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 靜而無不該者性之所以為中也寂然不動者也動而無不中者情之發而得其正者也感而遂通者也靜而常覺動而常止者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者也 情之未發者性也是乃所謂中也天下之大本也性之已發者情也其皆中節所謂和也天下之達道也皆天理之自然也妙性情之德者心也所以致中和立大本而行達道者也天理之主宰也 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矣動而不知所以節之則人欲肆而達道有所不行矣 自致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所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繆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

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此萬化之本原一心之妙用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固有非始學所當識者然射者之的行者之家亦學者立志之初所當知也

朱子全書

性

道即性性即道固只是一物然須看因其與做性因甚喚做道 性即理也在心喚做性在事喚做理生之理謂性 性是天生成許多道理 性是實理仁義禮智皆具 諸儒論性不同非於善惡上不明乃性字安頓不著 聖人只是識得性百家紛紛只是不識性字揚子鶴獨突突荀子又所謂隔靴爬癢 因有曾等說性曰論性要須先識得性是箇甚麼樣物事程子性即理也此說最好今且以理言之畢竟却無形影只是這一箇道理在人心仁義禮智性也然四者有何形狀亦只是有如此道理有如此道理便做得許多事出來所以能隔塵蓋惡辭讓是非也譬如論樂性性來性性之樂上亦無好惡形影只是服了後却做得冷做得熱底便是性便是仁義禮智孟子說仁義禮智根於心如曰惻隱之心便是心上說情又曰都堯夫說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郭郭此說甚好蓋道無形體性便是道之形體然若無箇心却將性在甚麼處須是有箇心便收拾得這性發用出來蓋性中所有道理只是仁義禮智便是實理吾儒以性為實理氏以性為空若是指性來做心說則不可今人往往以心來說性須是先識得方可說如有天命之性便有氣質若以天命之性為

根於心則氣質之性又安頓在何處謂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都是心不成只道心是心人心不是心一身之中裏面有五臟六腑外面有耳目口鼻四肢這是人人都如此存之為仁義禮智發出來為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人人都有此以至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君臣亦莫不皆然至於物亦莫不然但其拘於形拘於氣而不變然亦就他一角子有發見處看他也有有父子之親有牝牡便是有夫婦有大小便是有兄弟就他同類中各有羣衆便是有朋友亦有主腦便是有君臣只緣本都是天地所生其這根蒂所以大率多同聖賢出來撫臨萬物各因其性而導之以如昆蟲草木未嘗不順其性如取之以時用之有節當春生時不砍天不覆巢不殺胎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鰲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射祭獸然後田獵所以能使萬物各得其所者惟是先知得天地本來生生之意伊川性即理也四字順撫不破壞自己上見得出來其後諸公只聽得便說將去實不曾就己上見得故多有差處問明道言今人說性多是說繼之者善如孟子言性善是也此莫是說性之本體不可言凡言性者只是說性之流出處如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之類否先生點頭後江西一學者問此先生答書云易大傳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是夕復語又辭曰今日答書覺得未是文辭曰莫是易言繼善是說天道流行處孟子言性善是說人性流出處易與孟子就天人分上各以流出處言明道則假彼以明此耳非如先生未生已生之云曰然人性無不善難禁紂

之為窮因極惡也知此事是惡但是我委恁地做不奈何便是人欲奪了先生問性如何是道之形體淳曰道是性中之理先生曰道是泛言性是就自家身上說道在事物之間如何見得只就這裏驗之性之所在則道之所在也道是在物之理性是在己之理然物之理都在我此理之中道之符子便是性季隨主其家學說性不可以善言本然之善本自無對才說善時便與那惡對矣才說善惡便非本然之性矣本然之性是上面一箇其尊無比善是下面底才說善時便與惡對非本然之性矣孟子道性善非是說性之善只是贊歎之辭說好箇性如佛言善哉某書辨之云本然之性固渾然至善不與惡對此天之賦予我者然也然行之在人則有善有惡做得是者為善做得不是者為惡豈可謂善者非本然之性只是行於人者有二者之異然行得善者便是那本然之性也若如其言有本然之善又有善惡相對之善則是有一性矣方其得於天者此性也及其行得善者亦此性也只是纔有箇善底便有箇不善底所以善惡須著對說不是元有箇惡在那裏等得他來與之為對只是行得錯底便流入於惡矣入定之說故其子孫皆主其說而致堂五峯以來其說益差遂成有兩性本然者是一性善惡相對者又是一性他只說本然者是性善惡相對者不是性豈有此理然又定又得於龜山龜山得之東林常總龜山鄉人與之往來後住龜山龜山赴省又往見之總極聰明深通佛書有進行龜山問孟子道性善說得是否總曰是又問性豈可以善惡言總曰本然之性

不與惡對此語流傳自他然總之言本亦未有病蓋本然之性是無善惡及至文定遂以性善為贊歎之辭到得致堂五峯輩遂分成兩截說善底不是性若善底非本然之性却那處得這善來既曰贊歎性好之辭便是性矣若非性善何贊歎之有如佛言善哉善哉為贊歎之辭亦是說這箇道好所以贊歎之也二蘇論性亦是如此書言孟子道性善猶云火之能熱物也荀卿言性惡猶云火之能焚物也龜山反其說而辨之曰火之所以能熱物者以其能焚故耳若火不能焚物何從熱蘇氏論性說自上古聖人以來至孔子不得已而命之曰一齊之曰中未嘗分善惡言也自孟子道性善而一與中始支矣蓋是胡說他更不看道理只認我說得行底便是諸胡之說亦然季隨至今守其家說因論湖湘學者崇尚知言曰知言固有好處然亦大有差失如論性却曰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既無善惡又無是非則是告子湍水之說隔如曰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己則是好惡說性而道在性外矣不知此理却從何而出問所謂探親聽言動無息之際可以會情此猶告子生之謂性之意否曰此語亦有病下文謂道義明著就知其為此心物欲引誘執知其為人欲便以道義對物欲却是性中本無道義遂旋於此處攪入兩端則是性亦可以不善言矣如曰性也者天地鬼神之神也善不足以及名之况惡乎孟子說性善云者歎美之辭不與惡對其所謂天地鬼神之神與言語亦大故誇是某書謂聖賢言語自是平易如孟子尚自有些陷處孔子則直是平實不與惡對之

說本是龜山與總老相遇因論孟子說性會有此言
文定往往得之龜山故有是言然德老當時之語猶
曰渾然至善不與惡對猶未甚失性善之意今夫其
渾然至善之語而獨以不與惡對為歎美之辭則其
失遠矣 孟子說性善是就用處驗明人性之善程
子謂乃極本窮原之性却就用處發明本理 問橫
渠言物所不能無感謂性此語如何曰有此性自是
因物有感見於君臣父子日用事物當然處皆感也
所謂感而遂通是也此句對了天所不能自己謂命
蓋此理自無息止時晝夜寒暑無一時停故逝者如
斯而程子謂與道為體這道理今古晝夜無須與息
故曰不能已 又舉邵子性者道之形體處曰道雖
無所不在然如何地去尋討他只是回頭來看都在
自家性分之內自家有這仁義禮智便知得他也有
仁義禮智千人萬人一切萬物無不是這道理推而
廣之亦無不是這道理他說道之形體便說得好
朱子大全集

與郭冲晦

性善之善非善惡之善某竊謂極本窮原之善與善
惡未流之善非有二也但以其發與未發言之有不
同耳蓋未發之善只有此善而其發為善惡之善者
亦此善也既發之後乃有不善以雜焉而其所謂善
者即極本窮原之發耳蓋書所謂無為之時性動之
後者既得之矣而又曰性善之善非善惡之善則某
竊恐其自相矛盾而有以起學者之疑也

答何叔京

天命之謂性有是性便有許多道理總在裏許故曰

性便是理之所會之地非謂先有無理之性而待其
來會於此也但以伊川性即理也一句觀之亦自可
見矣心妙性情之德妙字是主宰運用之意又所引
孝德之本雖不可以本末言然孝是德中之一事此
孝德為本而彼衆德為末耳今日性理之本則謂性
是理中之一事可乎又云天下之理皆宗本於此則
是天下之理從性生出而在性之外矣其為兩物不
亦大乎

又

來教謂不知自何而有此人欲此問甚緊切某竊以
謂人欲云者正天理之反耳謂因天理而有人欲則
可謂人欲亦是天理則不可蓋天理中本無人欲惟
其流之有差遂生出人欲來程子謂善惡皆天理謂
之惡者本非惡但過與不及便如此所引惡亦不可
不謂之性意亦如此

答張敬夫問曰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性則知天矣心體廓
然初無限量惟其格於形器之私是以有所蔽而不
盡人能克己之私以窮天理至於一旦脫然私意剝
落則廓然之體無復一毫之蔽而天下之理盡近精
粗隨所擴充無不通達性之所以為性天之所以為
天蓋不離此而一以貫之無次序之可言矣孔子謂
天下歸仁者止此意也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心性皆天之所以與我
者不能存養而格亡之則非所以事天也夫心主乎
性者也敬以存之則性得其養而無所害矣此君子
之所以奉順乎天蓋能盡其心而終之之事願冉所

以講學斯語之意也然學者將以求盡其心亦未有
不由此而入者故敬者學之終始徹上徹下之道

答馮作噩

某所與高卿云理即性也不可言本此言得之但其
下分別或有內外則有病作病非之是也作庸又云
性者自然理則必然而不可恃亂者此意亦近之但
下云理不待性而後有必因性而後著此則有大病
蓋如此則以性與理為二也下云性者理之會却好
理者性之通則又未必然蓋理便是性之所有之理性
便是理之所會之地而高卿失之於太無分別作庸
又失之於太分別所以各人只說得一邊也

答胡廣仲

性善之善不與惡對此本龜山所關於淳層常總者
宛轉說來似亦無病然謂性之為善未有惡之可對
則可謂終無對則不可蓋性一而已既曰無有不善
則此性之中無復有惡與善為對亦不待言而可知
矣若乃善之所以得名是乃對惡而言其曰性善是
乃所以別天理於人欲也天理人欲雖非同時並有
之物然自其先後公私邪正之反而言之亦不得不
為對也今必謂別有無對之善此某之所疑者也

又

伊川先生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
真而解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
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
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薄其性擊矣某詳味
此數語與樂記之說指意不殊所謂靜者亦指未感
時言爾當此之時心之所存渾是天理未有人欲之

偶故曰天之性及其感物而動則是非真妄自此分矣然非性則亦無自而發故曰性之欲動字與中庸發字無異而真是非真妄特決於有節與無節中節與不中節之間耳來教所謂正要此處識得真妄是也然須是平日有涵養之功臨事方能識得若茫然都無主宰事至然後安排則已緩而不及於事矣至謂靜字所以形容天性之妙不可以動靜真妄言則某却有疑焉蓋性無不該動靜之理真若專以靜字形容則反偏却性字矣記以靜為天性只謂未感物之前私欲未萌渾是天理耳不必以靜字為性之妙也真妄又與動靜不同性之為性天下莫不具焉但無妄耳今乃欲并與其真而無之此釋公道無真假之言所以見識於明道也伊川所謂其本真而靜者真靜兩字亦自不同蓋真則指本體而言靜則但言其初未感物耳明道先生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矣蓋人生而靜只是情之未發但於此可見天性之全非真以靜狀性也

答胡廣仲論性兼後

此篇出於論定之初徒以一時之見驟正累年之失其向背出入之際猶有未服習者又持孤論以當衆賢心亦不自安故自今讀之尚多遺恨如廣仲之言既以靜為天性之妙又論性不可以真妄動靜言是知言所謂欲美之善而不與惡對者云爾應之宜曰善惡也真妄也動靜也一先一後一彼一此皆以對待而得名者也與惡對則不名為善不與動對則不名為靜矣既非妄又非真則亦無物之可指矣今不知性之善而未始有惡也真而未始有妄也主乎

靜而涵乎動也顯曰善惡真妄動靜凡有對待皆不可以言性而對待之外別有無對之善與靜焉然後可以形容天性之妙不亦異乎當時酬對既不出此而他所自言亦多囁嚅如論性無不該不可專以靜言此固是也然其說當云性之分雖屬乎靜而其發則該動靜而不偏故樂記以靜言性則可知廣仲遂以靜字形容天性之妙則不可如此則語意闊矣如論程子真靜之說以真為本體靜為未感此亦是也然當云下文所謂未發即靜之謂也所謂五性即真之謂也然則仁義禮智信云者乃所謂未發之蘊而性之真也與如此則文義備矣

答劉叔文

未有此氣已有此性氣有不存性却常在雖其方在氣中然氣自氣性自性亦自不相夾雜至論其偏體於物無處不在則又不論氣之精粗而莫不有是理焉不當以氣之精者為性性之粗者為氣也

答姜叔權

程子言性即理也而邵子曰性者道之形體兩說正相發明而叔權所論乃欲有所優劣於其間則不惟未達邵子之意而於程子之語亦恐未極其蘊也方君所謂道者天之自然性者天之賦予萬物萬物稟而受之亦皆祖述先儒之舊蓋其實雖非兩物而其名之異則有不可不分者且其下文有曰雖稟而受之於天然與天之所以為天者初無餘欠則固未嘗判然以為兩截也但其曰道體無為人心有動則性與心字所主不同不可以此為說耳如邵子又謂心性之郭郭乃為近之但其語意未免太粗須知心

是身之主宰而性是心之道理乃無病耳

答吳伯豐

問明道曰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縱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說人性善是也伊川曰若乃孟子之言善者乃極本窮源之性曰以上不容說者是就天命本體對其稟賦在人者而言極本窮源者是就人所稟之正理對氣質之性為說此云繼之者善亦與通書所指不同乃孟子所謂乃若其情可以為善之意四端之正是也

答汪長蘊

道無方體性有神靈此語略有意思但神靈二字非所以言性耳告子所謂生之謂性近世佛者所謂作用是性其失正置於此不可不深究也性立天下之有方君之言正得胡子之意但引之以明邵子之言則為未當耳今反欲其不得胡子之意則誤矣方君所云天地萬物以性而有性字蓋指天地萬物之理而言是乃所謂太極者何不可之有天地雖大豈是有形之物其與人物之生雖有先後然以形而上下分之則方君之言亦未大失也而長蘊亦非之過矣

答胡季隨

先訓之最後人自不當置議論於其間但性之有無善惡則當舍此而別論之乃無隱避之嫌而得盡其是非之實耳善惡二字便是天理人欲之實體今謂性非人欲可矣由是而非謂性非天理可乎必曰極言乎性之善而不可名又曷若直謂之善而可名之為甚易而實是也

答方賓王

性即理也今以為萬理之所自出又似別是一物康節先生云性者道之形體此語却似親切也又云靜而不知所存則性不得其中性之必中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但為人失其性而氣質昏之故有不中而非性之不得其中也

又

性者道之形體乃聚壤集序中語其意蓋曰性者人所稟受之實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也事物之理固具於性但以道言則沖漠散殊而莫見其實惟求之於性然後見其所以為道之實初不外乎此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亦以此而言耳

又

性者道之形體但謂之道則散在事物而無緒之可尋若求之於心則其理之在是者皆有定體而不可易耳理之在心即所謂性故傳子下文又曰心者性之郭郭也以此考之所論之得失可見矣

答黃道夫

示論性氣之說甚善但則者人之所以循乎天循乎恐未安蓋則之一字方是人之所受乎天者至於所謂養之以福乃所謂循乎天耳西銘天地之塞似亦著擴充字未得但謂充滿乎天地之間莫非氣而吾所以為形骸者皆此氣耳天地之帥則天地之心而理在其間五行謂水火木金土各一其性則為仁義禮智信之理而五行各專其一人則兼備此性而無不善及其感動則中節者為善不中節者為不善

答林德久

嘗愛韓子說所以為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雜老佛而言之所以不能不異在諸子中最高近理蓋如吾儒之言則性之本體便是仁義禮智之實如老佛之言則先有箇虛空底性後方旋生此四者出來不然亦說性是一箇虛空底物裏面包得四者今人却為不會曉得自家道理只見得他說得熟故如此不能無疑又幾見說四者為性之體便若實有此四塊之物磊塊其間皆是錯看了也須知性之為體不離此四者而四者又非有形象方所可據可摩也但於渾然一理之中識得箇意思情狀有界限而實亦非有牆壁遮欄分別處也然此處極難言故孟子亦只於發處教人識取不是本體中元來有此如何用處發得此物出來但體無著莫處故只可於用處看便省力耳

答劉軻仲

問伊川先生云性即是理炳謂所謂理者仁義禮智是也未知是否曰四者固性之綱維然其中無所不包更詳味之

答汪清卿

所喻五常即是五行之性初無異義此性本善但感動之後或失其正則流於惡耳此等處反之於身便自見得不必致疑只是自家感動善惡之端須常省察持守耳

答徐彥章

承論諄復益見精詣鄙意竊謂未發之前固不可謂之無物但便謂情性無二更無虛靜時節則不可耳蓋未發之前萬理皆具然乃虛中之實靜中之動渾

然未有形影著見故謂之中及其已發然後所具之實理乃行乎動者之中耳來喻本欲自按於異端然却有侵過界分處而主張太過氣象急迫無沈澁

郁之味大非小失顧且寬平其心涵泳此理而徐剖析於毫釐之際然後乃為真知儒佛之邪正不必如是之迫切也前日見論語說中破伊川先生兄弟為仁之本之說此正是於情性之際未能分別恐當更加味玩未可率然立論輕詆前賢也致中和一節亦當深思毋以先人之說為主幸甚幸甚

答王子合

竊謂聖人既已玩易而默契其妙自然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更無先後之可言理固無先後然時與事則不能無先後之殊矣此等處須仔細著實理會不可一向掠空說向上去無收殺也

性之初只有善本無惡之可言乃四德之元五常之仁也孟子所謂性善者此是也明道言繼之者善方言性之發用則四端之心是也烏得與情合而言之

性之始終一於善而已不當云性之初只有善也若如所云則謂性之終為有惡可乎性之發用非情而何情之初則可謂有善而無惡耳乃若其情若字恐亦未必訓順也

答張欽夫

所示彪丈書論天命未契處想尊兄已詳語之然彪丈之意似欲更令下語雖自度無出尊兄之意外者然不敢不自竭以求教也蓋某昨聞彪丈謂天命唯

人得之而物無所與卻意固已不能無疑今觀所論則似又指果生賦形以前爲天命之全體而人物所受皆不得而與焉此則某之所尤不曉也夫天命不已困人物之所同得以生者也然豈離乎人物之所受而別有全體哉觀人物之生生無窮則天命之流行不已可見乎但其所乘之氣有偏正純駁之異是以稟而生者有人物賢否之不一物固隔於氣而不能知衆人亦蔽於欲而不能存是皆有以自絕於天而天命之不已者初亦未嘗已也人能反身自求於日用之間存養體察以去其物欲之蔽則求仁得仁本心昭著天命流行之全體固不外乎此身矣故自昔聖賢不過使人盡其所以正心修身之道則仁在其中而性命之理得伊川先生所謂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正謂此耳夫豈以天命全體置諸被命受生之前四端五典之外而別爲一術以求至乎彼哉蓋仁也者心之道而人之所以盡性至命之樞要也今乃言聖人雖教人以仁而未嘗不本性命以發之則是以仁爲未足而又假性命之云以助之也且謂之大本則天下之理無出於此但自人而言非仁則無自而立故聖門之學以求仁爲要者正所以立大本也今乃謂聖人言仁未嘗不兼大本而言則是仁與大本各爲一物以此兼彼而後可得而言也凡此皆某所未喻不知彪丈之意竟何如耳知言首章即是說破此事其後提撥仁字最爲緊切正恐學者作二本三本看了但其間亦有急於曉人而割析太過略於下學而推說太高者此所以或啓今日之弊序文之作推明本意以救末流可謂有功於此書而爲幸

於學者矣尚何疑之有哉釋氏雖自謂惟明一心然實不識心體雖云心生萬法而實心外有法故無以立天下之大本而內外之道不備然爲其說者猶知左右迷藏曲爲隱諱終不肯言一心之外別有大本也若聖門所謂心則天序天秩天命天討惻隱羞惡是非辭讓莫不該備而無心外之法故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是以天人性命豈有二理哉而今之爲此道者反謂此心之外別有大本爲仁之外別有盡性至命之方竊恐非惟孤負聖賢立言垂後之意平生承師問道之心竊恐此說流行反爲異學所攻重爲吾道之累故因來示得效其愚幸爲審其是否而復以求教於彪丈幸甚幸甚

答潘恭叔

性固不能不動然其無所不有非爲其不能不動而後然也雖不動而其無所不有亦易嘗有虧欠哉釋氏之病乃爲錯認精神魂魄爲性非爲不知性之不能動而然也使其果能識性即不可謂之妄見既曰妄見則不可言見夫性之本空此等處立語未盡恐亦是見得未分明也

張無垢中庸解辨

張氏云天命之謂性第質性之可貴耳未見人收之爲己物也率性之謂道則人體之爲己物而入於仁義禮智中矣愚謂天命之謂性言性之所以名乃天之所賦人之所受義理之本原非但質其可貴而已性亦何待於人贊其貴耶董子曰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此可謂庶幾子思之意而異乎張氏之

言矣且既謂之性則固已自人所受而言之今日未爲己物則是天之生是人也未以此與之而置之他所必是人者自起而收之而後得爲己物也不知未得此性之前其爲人也孰使之呼吸食息於天地之間以收此性且夫性者又豈塊然一物寓於一處可博而置之疆域之中耶仁義禮智性之所有與性爲體者也今日體爲己物然後入於仁義禮智之中則是四者逆設於此而後性來於彼也不知方性之未入也是四者又何自而來哉

胡子知言疑義

知言曰好惡性也小人好惡以己君子好惡以道察乎此則天理人欲可知某按此章卽性無善惡之意若果如此則性但有善惡而無善惡之則矣君子好惡以道是性外有道也察乎此則天理人欲可知是天理人欲同時並有無先後賓主之別也然則所謂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衆寡好是懿德者果何物乎龜山楊子曰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却是此語直截而胡子非之誤矣南軒曰好惡性也此一語無害但著下數語則爲病矣今欲作好惡性也天理之公也君子者循其性者也小人則以人欲亂之而失其則矣某謂好惡固性之所有然直謂之性則不可蓋好惡物也好善而惡惡物之則也有物必有則是所謂形色天性也今欲語性乃舉物而遺則恐未得爲無害也

玉山講義

大凡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箇道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爲體只是仁義禮智信五

字天下道理不出於此韓文公云人之所以爲性者五其說最爲得之却爲後世之言性者多難佛老而言所以將性字作知覺心意者之非聖賢所說性字本指也五者之中所謂性者是箇真實無妄底道理如仁義禮智皆真實無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須說只仁義禮智四字於中各有分別不可不辨蓋仁則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撝節底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是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渙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爲用則仁者爲惻隱義者爲羞惡禮者爲恭敬智者爲是非隨事發見各有箇脈不相淆亂所謂情也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恭敬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謂之端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於外然後可得而尋也蓋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體用又自各有分別須是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見得仁義兩字是箇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於一陰一陽而已於此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又自見得仁字是箇生底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仁爲仁之本體也義則仁之斷制也禮則仁之節文也智則仁之分別也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故程子謂四德之元者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正謂此也孔子只言仁以其專言者言之也故但言仁而仁義禮智皆在其中孟子兼言義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於孔子所言之外

添入一箇義字但於一理之中分別出來耳其又兼言禮智亦是如此蓋禮又是仁之著智又是義之藏而仁之一字未嘗不流行於四者之中也若論體用亦有兩說蓋以仁存於心而義形於外言之則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而以仁義相爲體用若以仁對制隱義對羞惡而言則就其一理之中又以未發已發相爲體用若認得熟看得透則玲瓏穿穴縱橫顛倒無處不通而日用之閒行著習察無不是著功夫處矣又讀曰三代以前只是說中說極至孔門答問說著便是仁何也先生曰說中說極今人多錯會了說文義今亦未暇一一詳說但至孔門方說仁字則是列聖相傳到此方漸次說親切處爾夫子所以賢於堯舜於此亦可見其一端也然仁之一字須更於自己分上實下功夫始得若只如此草草說過無益於事也先生因舉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一章而遂言曰所謂性者適因已言之矣今復以一事譬之天之生此人如朝廷之命此官人之有此性如官之有此職朝廷所命之職無非使之行法治民豈有不善天之生此人無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理亦何嘗有不善但欲生此物必須有氣然後此物有以聚而成質而氣之爲物有清濁昏明之不同聚其清明之氣而無物慾之累則爲聖聖其清明而未純全則未免微有物慾之累而能克以去之則爲賢賢其昏濁之氣又爲物慾之所蔽而不能去則爲愚爲不肖是皆氣稟物慾之所爲而性之善未嘗不同也堯舜之生所受之性亦如是耳但以其氣稟清明自無物慾之蔽故爲堯舜初非有所增益於性分之外也故學

者知性善則知堯舜之聖非是強爲繼得堯舜做處則便識得性善底規模樣子而凡吾日用之閒所以去人慾復天理者皆吾分內當然之事其勢至顯而無疑此孟子所以首爲文公言之而又稱堯舜以實之也但當戰國之時聖學不明天下之人但知功利之可求而不知己性之本善聖賢之可學是說者非惟不信往往亦不復致疑於其間若文公則雖未能盡信而已能有所疑矣是其可與進善之萌芽也孟子放於其去而復來迎而謂之曰世子疑吾言乎而又告之曰夫道一而已矣蓋古今聖愚同此一性則天下固不容有二道但在篤信力行則天下之理雖有至難者必可至况善乃人之所本有而爲之不難乎然或氣稟昏愚而物慾深固則其勢雖順且易亦須勇猛若力痛切加功然後可以復於其初故孟子又引商書之言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但悠悠似做不做則難本甚易而反爲至難矣此章之言雖甚簡約然其反復曲折開曉學者最爲深切諸君更宜熟讀深思反復玩味就日用閒便著實下功夫始得中庸所謂尊德性者正謂此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學行典

第四十八卷目錄

性部總論二

性理大全 性 人物之性 氣質之性

學行典第四十八卷

性部總論二

性理大全

性

程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孟子言性之善是性之本孔子言性相近謂其稟受處不相遠也人性皆善所以善者於四端之情可見 人之性果惡耶則聖人何爲能反其性以至於斯也 稱性之善謂之道德與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謂之性善性之本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凡此數者皆一也聖人因事以制名故不同若此而後之學者隨文析義求奇異之說而去聖人之意遠矣 自性而行皆善也聖人因其善也則爲仁義禮智信以名之以其施之不同也故爲五者以別之合而言之皆道別而言之亦皆道也合此而行是性其性也是性其道也而世人皆言性也道也與五者異其亦弗學歟其亦未體其性也歟其亦不知道之所存歟 或曰某

欲以金作器比性成形曰金可比氣不可比性邵子曰性者道之形體也道妙而無形性則仁義禮智具而體著矣

延平李氏曰動靜真偽善惡皆對而言之是世之所謂動靜真偽善惡非性之所謂動靜真偽善惡也惟求靜於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真於未始有偽之先而性之真可見矣求善於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 天下之理無異道也天下之人無異性也性惟不可見孟子始以善形之惟能自性而觀則其致可求苟自善而觀則理一而見二南軒張氏答胡伯達曰性善之說詳程子之言謂人生而靜以上更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繼之曰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但請詳味此語愈自可見大抵性固難言而惟善可得而名之此孟子之言所以爲有根柢也但所謂善者要人能明之耳

東萊呂氏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天命之謂性也若有恆性率性之謂道也

或問性中具仁義禮智道德如何潛室陳氏曰行是四者卽爲道德是四者卽爲德

北溪陳氏曰孟子道性善從何而來孔子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所以一陰一陽之理者爲道此是統說箇太極之本體繼此者爲善乃是就其間說造化流行生育賦予更無別物只是箇善而已此是太極之動而陽時所謂善者以實理言卽道之方行者也到成此者爲性是說人物受得此善底道理去各成箇性耳是太極之靜而陰

時此性字與善字相對是卽所謂善而理之已定者也繼成字與陰陽字相應是指氣而言善性字與道字相應是指理而言此夫子所謂善是就人物未生之前造化源頭處說善乃重字爲實物若孟子所謂性善則是就成之者性處說是人生以後事善乃輕字言此性之純粹至善耳其實由造化源頭處有是繼之者善然後成之者性時方能如是之善則孟子之所謂善實淵源於夫子所謂善者而來而非有一本也易之言及周子通書程子說已明備矣至明道又謂孟子所謂性善者只是說繼之者善也此又是借易語發就人分上說是指四端之發處言之而非易之本旨也

西山真氏曰仁義禮智信之性古人謂之五常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道古人亦謂之五常以性之體而言則曰仁義禮智信以性之用而言則曰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其實則一而已天下豈有性外之理哉

人物之性

程子曰天降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天降是於下萬物流行各正性命是所謂性也各正性命而不失是所謂道也此亦通人物而言循性者馬則爲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牛則爲牛之性又不爲馬底性此所謂率性也人在天地之間與萬物同流天降時分別出是人是物 無妄天性也萬物各得其性一毫不加損矣 禽獸與人絕相似只是不能推然禽獸之性却自然不待學不待教如管巢養子之類是也人雖至蠢却新喪處極多只有一件嬰兒飲乳是自然

孟子性善論

非學也其傳皆謬之也 孟子言性當隨文看不以告子生之謂性爲不然者此亦性也被命受生之後謂之性爾故不同繼之以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然不害爲一若孟子之言善者乃極本窮源之性 鉛鐵性殊點化爲金不辨鉛鐵之性人之於性猶器之受光於日日本不動之物

張子曰天下凡物之性者如言金性剛火性熱牛之性馬之性也莫非固有 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別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開則達于天道與聖人一

藍田呂氏曰人受天地之中其生也具有天地之德柔強昏明之質雖異其心之所然者皆同特蔽有淺深故別而爲昏明稟有多寡故分而爲強柔至於理之所同然雖聖愚有所不異盡己之性則天下之性皆然故能盡人之性蔽有淺深故爲昏明蔽有開塞故爲人物稟有多寡故爲強柔稟有偏正故爲人物故物之性與人異者幾希惟塞而不開故知不若人之明偏而不正故才不若人之美然人有近物之性者物有近人之性者亦繁乎此於人之性開塞偏正無所不盡則物之性未有不能盡也己也人也物也莫不盡其性則天地之化成矣

河東侯氏曰萬物資始於天賦與者爲命命天之所命也物受命於天者爲性性物之自有也草木之不齊飛走之異稟然而動者動植者植天機自完豈非性乎馬之性剛而健牛之性柔而順犬吠盜鷄司晨不待教而知之豈非率性乎

朱子曰天之生物也一物與一無妄 天下無無性之物蓋有此物則有此性無此物則無此性 問性具仁義禮智曰此猶是說成之者性上面更有一陰一陽繼之者善只一陰一陽之道未知做人做物已具是四者雖尋常昆蟲之類皆有之只偏而不全濁氣隔隔 人物之生其賦形偏正固自合下不同然隨其偏正之中又自有清濁昏明之異 性者物之所受言物生則有性而各具是道也 物物運動蠢然若與人無異而人之仁義禮智之粹然者物則無也 問人物之性一源何以有異曰人之性論明暗物之性只是偏塞暗者可使之明也偏塞者不可使之通也橫渠言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而卒謂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是也又問人之習爲不善其溺已深者終不可復反矣曰勢極重者不可反亦在乎識之淺深與其用力之多寡耳 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或問理同而氣異此一句是說分付與萬物之初以其天命流行只是一般故理同以其二五之氣有清濁純駁故氣異下句是就萬物已得之後說以其雖有清濁之不同而同此二五之氣故氣相近以其昏明開塞之其遠故理絕不同中庸是論其方付之初稟註是有其已得之後曰氣相近如知養癰潰膿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只是他義上有一點子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他仁上有一點子明其他更推不去恰似鏡子其他處都暗了中間只有一兩點子光大凡事

製得一邊重便占了其他底如慈愛底人少斷制斷制之人多殘忍蓋仁多便遠了義義多便遠了那仁問所以婦人臨事多怕亦是氣偏了曰婦人之仁只流從愛上去 問人物皆稟天地之理以爲性皆受天地之氣以爲形若人品之不同固是氣有昏明厚薄之異若在物言之不知是所稟之理便有不全耶亦是緣氣稟之昏蔽故如此耶曰惟其所受之氣只有許多故其理亦只有許多如大馬他這形氣如此故只會得如此事又問物物具一太極則是理無不全也曰謂之全亦可謂之偏亦可以理言之則無不全以氣言之則不能無偏故呂與叔謂物之性有近人之性者人之性有近物之性者 問性爲萬物之一源曰所謂性者人物之所同得非惟已有是而人亦有是非惟人有是而物亦有是 問呂與叔云性一也流形之分有剛柔昏明者非性也有三人焉皆一因而別乎色一居乎密室一居乎韓蕭之下一居乎廣庭之中三人所見昏明各異豈目不同乎隨其所居蔽有厚薄耳竊謂此言分別得性氣甚明若移此語以喻人物之性亦好頃嘗以日爲喻以爲太陽當天萬物咸觀亦此日耳蔭屋之下室光必照亦此日耳日之全體未嘗有小小大只爲隨其所居而小大不同耳不知亦可知此喻人物之性否曰亦善 問氣質有昏濁不同則天命之性有偏全否曰非有偏全謂如日月之光若在露地則盡見之若在蔭屋之下有所蔽塞有見有不見昏濁者是氣昏濁了故自蔽塞如在蔭屋之下然在人則蔽塞有可通之理至於禽獸亦是此性只被他形體所拘生得蔽隔之甚

無可通處至於虎狼之仁豺狼之祭蜂蟻之義却只通這些子譬如一隙之光至於猶猴形狀類人便置於他物只是不會說話 性如日光人物所受之不同如陳敷之受光有大小也人物被形質局定了也是難得開廣如蟻蟻如此小便只知得君臣之分而已 或說人物性同曰人物性本同只氣異如水無有不清傾放白碗中是一般色及放黑碗中又是一般色放青碗中又是一般色又曰性最難說要說同亦得要說異亦得如隙中之日隙之長短大小自是不同然却只是此日 人物之生天賦之以此理未嘗不同但人物之稟受自有異耳如一江水徐將杓去取只得一杓將碗去取只得一碗至於一桶一缸各自隨器量不同故理亦隨以異 問人則能推物則不能推曰謂物無此理不得只是氣昏一似都無了 或問人物之性有所謂同者又有所謂異者知其所以同又知其所以異然後可以論性矣夫太極動而二氣形二氣形而萬化生人與物俱本乎此則是其所謂同者而二氣五行細縷交感萬變不齊則是其所謂異者同者其理也異者其氣也必得是理而後有以爲人物之性則其所謂同然者固不得而異也必得是氣而後有以爲人物之形則所謂異者亦不得而同也是以先生於大學或問因謂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爲人得其偏且塞者爲物是以或貴或賤而有所不能齊者蓋以此也然其氣雖有不齊而得之以有生者在人物莫不皆有理雖有所謂同而得之以爲性者人則獨異於物故爲知

覺爲運動者此氣也爲仁義爲禮智者此理也知覺運動人能之物亦能之而仁義禮智則物固有之而豈能全之乎告子乃欲指其氣而遺其理格於其同者而不知其所謂異者此所以見闕於孟子而先生於集註則亦以爲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物若不異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非物之所能全也於此則言理同而氣異者所以見人之爲貴非物之所不能並於彼則言理同而氣異者所以見太極之無虧欠而非有表之所得私也以是觀之尚何疑哉有以集註或問異同爲疑者答之如此未知是否曰此論得其分明且有條理 二氣五行交感萬變故人物之生有精粗之不同自一氣而言之則人物皆受是氣而生自精粗而言則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氣之偏且塞者惟人得其正故是理通而無所塞物得其偏故是理塞而無所知且知人顧圖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有知識物受天地之偏氣所以禽獸橫生草木頭生向下尾反在上物之閒有知者不過只通得一路如鳥之知孝順之知祭犬但能守禦牛但能耕而已人則無不知無不能人所以與物異者所爭者此耳 問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狼之報本雖鳥之有別物雖得其一偏然微頭微尾得義理之正人合下具此天命之全體乃爲物欲氣稟所昏反不能知物之能通其一處而全盡何也曰物只有這一處通便却專人却事事理會得些便却泛泛所以易昏 問人與物以氣稟之偏全而不同不知草木如何曰草木之氣又別他都無知了 或問通蔽開塞張橫渠

呂與叔說幾爲親切曰與叔側分明似橫渠之說看來集中也有通處如微粗之性即靈樞則全然蓋了便是通塞不同處本乎天者觀上本乎地者觀下如人頭向上所以最靈草木頭向下所以最無知禽獸之頭橫了所以無知微粗稍靈爲他頭有時也似人故稍向得上一 問程子云人與物共有此理只是氣昏推不得此理只是大綱言其本則出若論其得此理其已不同而曰同曰既同則以分人物之性者却是於通塞上別如人雖氣稟異而終可同物則終不可同然則謂之理同則可謂之性同則不可曰固然但隨其光明發見處可見如蜂蟻君臣之類但其稟形既別則無復與人通之理如蜂蟻形與人略似則便有能解野狐能人立故能爲怪如豬狗極昏如草木之類荔枝牡丹乃發出許多精其此最難曉 一草一木皆天地和平之氣 答徐子融曰程子言性卽理也此一句自古無人敢如此道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具此理者也要子又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名義亦甚密皆不易之至論也蓋天之生物其理固無差別但人物所稟形氣不同故其心有明暗之殊而性有全不全之異耳若所謂仁則是性中四德之首非在性外別爲一物而與性並行也然惟人心至靈故能全此四德而發爲四端物則氣偏蔽而心昏蔽固有所不能全矣然其父子之相親君臣之相統固亦有僅存而不昧者然欲其克己復禮以爲仁善惡惡以爲義則有所不能矣然不可謂無是性也若生物之無知覺者則又其形氣偏中之偏

古今圖書集成

者故理之在是物者亦隨其形氣而自爲一物之理雖若不可復論仁義禮智之彷彿然亦不可謂無是性也此理甚明無難曉者又謂枯槁之物只有氣質之性而無本然之性此語尤可笑若果如此則是物只有一性而人却有兩性矣此語非常謬差蓋由不知氣質之性只是此性應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爲一性正謂子所謂各一其性者向使元氣未絪之性則此氣質之性又從何處得來耶况亦非獨周程張子之言爲然如孔子言成之者性又言各正性命何嘗分別某物是有性底某物是無性底孟子言山之性水之性山水何嘗有知覺耶若於此看得通透即知天下無無性之物除是無物方無此性若有此物即如來牧喻木燒爲灰灰陰爲土亦有此灰土之氣既有灰土之氣即有灰土之性安得謂枯槁無性也徐子融謂枯槁之中有性有氣故附于然大黃其此性是氣質之性陳才卿謂即是本然之性日子融認知覺爲性故以此爲氣質之性性即是理有性即有氣是他稟得許多氣故亦只有許多理才卿謂有性無仁此說亦是是他元不曾稟得此道理惟人則得其全如動物則又近人之性矣故呂與叔云物有近人之性人有近物之性蓋人亦有昏愚之甚者然動物雖有知覺才死其形骸便腐壞植物雖無知覺然其質却堅久難壞問曾見答余方叔書以爲枯槁有理不知枯槁凡塵如何有理曰且如大黃附子亦是枯槁然大黃不可爲附子附子不可爲大黃問枯槁之物亦有性是如何曰是他合下有此理故云天下無性外之物因行街云階磚便有磚之

理因坐云竹椅便有竹椅之理枯槁之物謂之無生意則可謂之無生意理則不可如朽木無所用止可付之蠹蟲是無生意矣然雖是廢本則是其廢氣亦各不同這是理元如此問竊謂仁義禮智信元是一本而仁爲統體故天下之物有生氣則五者自然完具無生氣則五者一不存焉只是說及本然之性先生以爲枯槁之物亦皆有性有氣此又是以氣質之性廣而備之使之全體洞照而不偏耳曰天之生物有有血氣知覺者人獸是也有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草木是也有生氣已絕而但有形質臭味者枯槁是也是雖其分之殊而共理則未嘗不同但以共分之殊則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異故人爲最靈而備有五帝之性禽獸則皆而不能備草木枯槁則又并與其知覺者而亡焉但其所以爲是物之理則未嘗不具耳若如所謂無生氣便無此理則是天下乃有無性之物而理之在天下乃有空缺不滿之處也而可乎問理是人物同得於天者如物之無情者亦有理否曰固是有理如舟只可行之於水車只可行之於陸草木都是得陰氣走飛都是得陽氣各分之草是得陰氣木是得陽氣故草葉而木堅走獸是得陰氣飛鳥是得陽氣故獸伏草而鳥棲木然獸又有得陽氣者如猿猴之類是也鳥又有得陰氣者如雉雞之類是也唯草木都是得陰氣然却有陰中陽陽中陰者問動物有知植物無知何也曰動物有血氣故能知植物雖不可言知然一般生意亦可默見若栽蔬之便枯悴不復悅澤亦似有知者嘗觀一般花樹朝日照耀之時欣欣向榮有這生意

皮包不住自透出來若枯枝老葉便覺憔悴蓋氣行已過也問此處見得仁義否曰只着裁賊之便彫悴亦是義底意思看茄子內一粒是一生性樂華李氏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宇宙之間一切所有之物皆具天地之性虎狼有父子之仁蜂蟻有君臣之義雖鴟有夫婦之別鴻鴈有兄弟之序鶴鵠有朋友之情若此者豈非天地之性而人獨爲貴者何故物得其備人得其全也南軒張氏曰太極動而二氣形二氣形而萬物化生人與物俱本乎此者也原物之始亦豈有不善者哉其善者天地之性也而孟子道性善獨歸之人者何哉蓋人稟二氣之正而物則其氣雜也人之性善非彼命受生之後而其性純有是善也性本善而人稟夫氣之正初不隔其全善者耳若物則爲氣所昏而不能以自通也惟人全夫天地之性故有所主宰而爲人之心所以異乎庶物者獨在於此也北溪陳氏曰人物之生不出乎陰陽五行之氣本只是一氣分來有陰陽陰陽又分來爲五行二與五則管分合運行便有參差不齊有清有濁有厚有薄且以人物合論固是一氣但人得氣之正物得氣之偏人得氣之通物得氣之塞如人形骸却與天地相應頭圓居上象天足方居下象地北極爲天中央却在北故人百會穴在頂心却向後日往月來只在天之南故人之兩眼皆在前海鹹水所隔在南之下故人之小便亦在前下此所以爲得氣之正如物則禽獸頭橫植物頭向下枝葉却在上此皆得氣之偏處人氣通明物氣壅塞人得五行之秀故爲萬物之靈物

氣塞而不通如火烟鬱在裏許所以理義皆不通性命只是一箇道理不分有則不分曉只管分看合看又離了不相干涉須是就渾然一理中看得有界分不相亂所以謂之命謂之性者何故大抵性只是理然人之生不成只空得箇理須有箇形骸方載得此理其實理不外乎氣得天地之氣成這形得天地之理成這性所以橫渠張子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塞字只就孟子浩然之氣塞乎天地句撮一字來說氣帥字只就孟子志氣之帥句撮一字來說理人與物同得天地之氣以生天地之氣只一般因人物受去各不同人得五行之秀正而通所以仁義禮智粹然都與物異物得氣之偏為形骸所拘所以其理閉塞而不通人物所以為理只一般只是氣有偏正故理隨之而有通塞

氣質之性

程子曰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污此何煩人力之為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却

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固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為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問生之謂性與天命之謂性同乎曰不可一舉論生之謂性止訓所秉受天命之謂性此言性之理也今人言天性柔緩與剛急皆生來如此此訓所秉受若性之理則無不善曰天者自然之理也氣之所鍾有偏正故有人物之殊有清濁故有智愚之等形易則性易性非易也氣使之然也問人性本明其有蔽何也曰性無不善其偏蔽者出氣稟清濁之不齊也韓退之說叔向之母聞楊食我之生知其必滅宗此無足怪其始使稟得惡氣便有滅宗之理所以聞其聲而知之也使其能學以勝其氣復其性可無此患

廣平游氏曰氣之所值有全有偏有邪有正有粹有駁有厚有薄然後有上智下愚中人之不同也猶之大塊噫氣其名為風風之所出無異氣也而呼者吸者叫者號者其聲若是不同以其所託者物殊形畧因其聲之不同而謂有異風可乎

龜山楊氏曰人之資稟固有不同者若論其本則無不善然而善者其常也亦有時而惡矣猶人之生也氣得其和則為安樂人及其有疾也以氣不和而然也然氣不和非其常治之而使其和則反常矣其常者性也此孟子所以言性善也橫渠說氣質之性亦云人性有剛柔緩急強弱昏明而已非謂天地之性然也今天水之清者其常也至於濁則沙泥渾之矣

沙泥既去其清者自若也是故君子於氣質之性必有以變之其澄濁而求清之義歟或問人有智慧之品不同何也上蔡謝氏曰氣稟異耳聖人不忿疾于頑者憫其所遇氣稟偏駁不足疾也然則可變歟曰其性本一安不可變之有朱子曰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也天命之謂性命便是諸刻之類性便是合當做底職事如主簿鎗注縣尉巡捕心便是官人氣質便是官人所習尚成寬或猛情便是當應處斷事性只是仁義禮智所謂天命之與氣質亦相兼同才有天命便有氣質不能相離若闕一便生物不得既有天命須是有此氣方能承當得此理若無此氣則此理如何頓放天命之性本未嘗偏但氣質所稟却有偏處氣有昏明厚薄之不同然仁義禮智亦無闕一之理但若惻隱多便流為姑息柔懦若羞惡多便有羞惡其所不當羞惡者且如言光必有鏡然後有光必有水然後有光光便是性鏡水便是氣質若無鏡與水則光亦散矣謂如五色若朝在黑暗處便都黑了人在紅多處便都紅了却看你稟得氣如何然此理却只是善既是此理如何得惡所謂惡者却是氣也天命之性即無氣質却無安頓處且如一勺水非有物盛之則水無歸著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所以發明千古聖賢未盡之意甚為有功問天命之謂性只是主理言纔說命則氣亦在其間矣非氣則何以為人物理何所受曰是人之所以生理與氣合而

已天理固清而不窮非是氣則雖有是理而無所
 滄泊故必二氣交感凝結爲聚然後是理有所附著
 凡人之能言語動作思慮皆爲氣也而理存焉故
 登而爲孝弟忠信仁義禮智皆理也然就人之所秉
 而言又有昏明清濁之異故上智生知之者是氣清
 明純粹而無一毫昏濁所以生知安行不待學而能
 如堯舜是也其次則亞于生知必學而後知必行而
 後至又其次者資稟既偏又有所蔽須是痛加工夫
 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然後方能及亞於生知者及進
 而不已則成功一也 性只是理然無那天氣地質
 則此理沒安頓處但得氣之清明則不蔽因此理順
 發出來蔽固少者發出來天理勝蔽固多者則私欲
 勝便只得本原之性無有不善孟子所謂性善周子
 所謂純粹至善程子所謂性之本與夫反本窮源之
 性是也只被氣質有昏濁晦了故氣質之性君子有
 弗性者焉學以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矣故說性須兼
 氣質說方備又曰卑陶謨中所論寬而栗等九德皆
 是論反氣質之意只不曾說被氣質耳或問寬而栗
 等而下一字便是工夫曰然 性非氣質則無所寄
 氣非天性則無所成 問氣質之性曰纔說性時便
 有些氣質在裏若無氣質則這性亦無放頓處所以
 繼之者只就得善到成之者便是性 論天地之性
 則專主理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未
 有此氣已有此性氣有不存而性却常在雖其方在
 氣中然氣自是氣性自是性不相雜至論其偏盛
 於物無處不在則又不論氣之精粗莫不有是理
 若論本原即有理然後有氣論稟賦則有是氣而後

理隨以具故有是氣則有是理無是氣則無是理
 性即理也當然之理無有不善者故孟子之言性指
 性之本而言然必有所依而立故氣質之稟不能無
 淺深厚薄之別孔子曰性相近也氣質而異 問
 天理變易無窮由一陰一陽生生不窮繼之者善全
 是天理安得不善孟子言性之本體以爲善者是也
 二氣相雜相取相合相乘有平易處有傾側處自然
 有善有惡故稟氣形者有善有惡何足怪語其本則
 無不善也曰此却無過 問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
 氣質所賦鮮有不偏將性對氣字看性即是此理理
 無不善者因墮在形氣中故有不同所謂氣質之性
 者是如此否曰因是但氣稟偏則理亦欠闕了 氣
 質之性生而知者氣極清而理無蔽也學知以下則
 氣之清濁有多寡而理之全闕繁焉 問氣質有清
 濁不同曰氣質之殊其類不一非但清濁二字而已
 今人有聰明事理者其氣清矣而所爲未必皆中
 於理則是其氣不醇也有謹厚忠信者其氣醇矣而
 所知未必皆達於理則是其氣不清也推此求之可
 見 人所稟之氣雖皆是天地之正氣但後來衰去
 便有昏明厚薄之異蓋氣是有形之物纔是有形之
 物便自有美有惡也 問所謂美惡惡即通書所謂
 剛柔善惡精疑清濁以氣言則柔美惡以氣之爲質
 言清濁惡屬天剛柔美惡屬地清濁智愚美惡屬
 才清濁分智愚美惡分質不肖上智則清之純而無
 不美大賢則美之全而無不肖上智以清言大賢
 恐以美言其實未嘗有偏若中庸稱舜智回賢是也
 下此則所謂智者是得清之多而或不足於美所謂

賢者是得剛柔一偏之善而或不足於清於是始有
 智之偏故其善不得爲上智其實不得爲大賢雖
 愚不肖亦自有差等蓋清濁美惡似爲氣質中陰
 陽之分陽清陰濁陽善陰惡故其氣錯雜而變而大
 聖不遏此四者但分數參互不齊遂有萬殊曰陳了
 翁云天氣而地質前章已有此說矣又同氣之始有
 清無濁有美無惡而清之變惡者美之變以以其本
 清本美故易見之以反其本然則所謂變化氣質者
 似亦所以復其初也曰氣之始固無不善然流行到
 今日則其雜也久矣但其運行交錯則其善惡却各
 自有合處此上智下愚之所以分也 氣升降無時
 止息理只附氣惟氣有昏濁理亦隨而開闔 人之
 氣稟有清濁偏正之殊故天命之正亦有淺深厚薄
 之異要亦不可不謂之性 問氣稟在於人身既復
 天理氣稟盡去得否曰天理明則後如何著得 問
 理無不善則氣稟胡爲有清濁之殊曰纔說若氣便
 自有善有惡有善有美 氣質之性便是天地之
 性只是這箇天地之性却從那裏過好底性如水氣
 質之性如著些善與惡便是一般滋味 性善之水
 本皆清也以淨器盛之則清以不淨器盛之則臭以
 污泥之器盛之則濁本然之清未嘗不在但既臭濁
 粹難得便清故雖思必明雖柔必強也然用力然
 後能至 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有是氣則必有是理
 但氣稟之清者爲聖爲賢如寶珠在清水中稟氣之
 濁者爲愚爲不肖如珠在濁水中所謂明明德者是
 就濁水中指拭此珠也物亦有是理又如寶珠落在
 至汚濁處然其所秉亦間有些明處就上面便自不